

歌迷之城的魅力

晴月

演唱全体手礼

演唱会接驳车内饰

得太生动了，鳞片、爪子，甚至眼神都栩栩如生。古人的技艺真是巧夺天工！”走进殿内，43尊宋代彩塑排列整齐，尤其是那群侍女像，姿态各异，神情灵动。有的低头沉思，有的微笑交谈，有的手持器物，仿佛正在侍奉圣母。小雨靠近一尊彩塑，轻声道：“你看她的眼神，温柔又专注，好像真的在守护着什么。西安的古迹像历史课本里的英雄，这里的彩塑倒像是会唠嗑的邻家阿婆，连裙摆褶皱都透着烟火气。”

从晋祠出来，暮色已浓，肚子也开始咕咕叫。我们打车直奔食品街，还没到街口，酸香的陈醋味、浓郁的肉香便勾得人挪不开脚步。

走进一家老字号面馆，我们点了几碗招牌刀削面。师傅站在锅边，左手托着揉好的面团，右手拿着特制的削面刀，手腕轻轻一抖，面片便像柳叶般飞入锅中。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就端上了桌。面条薄厚均匀，在骨汤里泛着温润的光，浇上鲜嫩的肉块与喷香的卤子，再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和香菜。小雨尝了一口，眼睛瞬间瞪大：“西安的面是豪迈的江湖侠客，这碗面却像绣娘的针线，把滋味都绣进了面条里。面条筋道爽滑，汤汁浓郁，真是绝了！”

6月14日演唱会当天，整座城市沸腾了。山西体育中心外，随处可见身着应援服的歌迷，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。“歌迷专列”循环播放着周深的歌，免费接驳车一辆接一辆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热情地为歌迷指引方向。路边的小店纷纷挂起“欢迎回家”的横幅，还有商家免费提供饮用水和小零食。小雨攥着我的胳膊激动道：“去过那么多城市看演唱会，从没见过全城都在为歌迷服务的！太原的这份热情，真是让人感动。”

走进场馆，每个座位上的伴手礼都让人眼眶发热。一本烫金笔记本里，周深的亲笔信字迹清秀：“愿这场相遇，能让你们记住太原的星光与温柔。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你，都是最珍贵的存在。”字里行间，满是对歌迷的感谢与祝福。旁边是枣花蜜、青稞醋等山西特产，连沙棘汁包装上都印着“深深请教你喝”。“这哪是伴手礼，分明是把太原的心意都装

进了礼盒！”小雨红着眼圈说，“其他城市的演唱会伴手礼大多很普通，太原却把城市特色和偶像心意结合得这么好。”

当舞台灯光亮起，周深出现在舞台上中央，全场瞬间沸腾。他用流利的太原话喊出“俺们太原的朋友们，夜儿来可好”时，那略带生涩却充满诚意的发音，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。唱到城市限定曲目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，他的高音清亮如汾河水流，将郭兰英老师的经典作品唱出了新韵味，唱出了山西山河的壮美；《大红公鸡毛腿腿》的节奏一起，他灵活地玩转方言咬字，独特的嗓音和充满感染力的表演，让现场瞬间变成万人蹦迪场。小雨跟着节奏挥舞荧光棒，大喊：“别的城市演唱会是听歌，太原这场是和城市一起狂欢！周深把山西的民歌唱出了新感觉，也让更多人了解了太原的文化。”

演唱会结束后，已很晚。体育场外有工作人员贴心地为歌迷指引路线，确保每一位歌迷都能坐上免费接驳车，平安地回到上车点。

临走那天，小雨轻声说：“以前总觉得西安的历史厚重，这次才发现，太原把千年岁月酿成了烟火里的温柔。这场演唱会，让我记住的不只是歌声，更是一座城倾尽全力的浪漫。它用独特的历史文化、美味的面食，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热情，给了我一场难忘的旅程。以后，我一定会跟别人说，一定要去太原看看，那里有最温暖的烟火，最动人的歌声。”

是啊，当周深的歌声与太原的千年古韵相遇，当整座城市用最炽热的真诚拥抱每一位来客，这场盛会早已超越了演唱会的意义。它让所有人看到，太原的魅力，藏在晋祠彩塑的眉眼间，融在刀削面的筋道里，镌刻在每个太原人“来了就是家人”的热忱中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夜已深，我又看见闺女在书桌前呆呆坐着。纸巾盒里揉皱的纸团堆成小山，忽然间，听到了她抽泣的声音，看到她抬手抹泪的动作，我顿时明白了，毕业季已到来，她舍不得班里的40多个孩子。

那是她刚刚开始带班的第一年，班里有个叫小远的男孩，总把课桌弄得像战场，课本卷着边，作业本上满是涂鸦。家长会后，闺女才知道孩子父母离异，他跟着酗酒的父亲生活。第二天清晨，她在教室角落发现蜷缩着的小远——原来前一天父亲彻夜未归，他翻窗离家，在学校过了一夜。从那以后，闺女办公桌抽屉里多了备用校服，保温杯里的热牛奶总会分他一半。课堂上，小远用橡皮擦前排女生，她没有当场斥责，而是课后递给他素描本：“听说你画的机甲战士特别酷，能不能教老师画？”如今，那个总爱捣乱的小男孩，早已变成能在国旗下自信演讲的少年。

转学生小满来的时候，像株蔫了的含羞草。这个总把校服拉链拉到下巴的女孩，在自我介绍时声音轻得像蚊子。闺女发现她总躲在厕所补作业，作业本上满是家长愤怒的红叉。家访才知道，小满的母亲患有重病，全家靠父亲打零工维持生计，孩子既要照顾母亲，又要操持家务。第二天，教室图书角多了个“爱心值班表”，小满负责整理图书，每天能获得半小时阅读时间。当小满在班会上颤抖着朗诵自己写的《我的超人妈妈》时，闺女别过脸擦掉眼角的湿润。

毕业前夕，班长雨桐突然变得沉默寡言。往日神采飞扬的女孩，总在课间对着数学卷子发呆，模拟考成绩直线下滑。深夜接到家长电话，才知道雨桐的爷爷查出重病，全家陷入焦虑。第二天早读，闺女抱着一摞泛黄的笔记本走进教室：“这是老师学生时代的错题本，现在请大家帮老师查漏补缺。”午休时，她带着雨桐去顶楼天台，看云卷云舒：“你看那些云，就算被风吹散，也会在别处重新聚成彩虹。”

此刻，月光爬上闺女手边的彩纸，照亮那句未写完的话：“愿你们像蒲公英的种子，带着勇气飞向更远的地方。”她在每封信笺上都别了朵干花，是去年春天和孩子们在校园里采的。信里写满琐碎的叮嘱：“记得每天吃早餐”“遇到难题别钻牛角尖”“难过时就看看星空，老师永远在你身后”……

毕业典礼那天，我悄悄站在礼堂后排。闺女站在台上讲话时声音微微发颤。孩子们排着队上台拥抱她。当《启程》的旋律响起，我看闺女转身擦掉眼泪，又笑着对孩子们挥手。

回家的路上，她紧紧攥着孩子们送的手工贺卡，上面写着“老师，我们会想你”“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当像你一样的老师”。我突然发现，我的闺女，早已在与孩子们的相遇中，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。她用6年时光，在每个孩子心里种下了一颗温暖的种子，而这些种子，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开出灿烂的花。



王晓煜

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，轻柔地覆盖了整个太原，我站在崛岡山脚，准备开启这场独特的夜爬之旅。

崛岡山，自古桦柏成林，位于太原市西北尖草坪区柴村镇呼延村西，海拔1400米左右，南北走向，山势蜿蜒曲折。

刚踏上登山步道，月光就透过枝叶的缝隙，洒下一地碎银，和手电筒的光交织在一起。脚下的石阶被岁月打磨得有些光滑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耳边，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，还有虫鸣声此起彼伏，像是在演奏一场盛大的自然交响乐。

随着不断攀登，城市的喧嚣逐渐被抛在身后，山林里独有的静谧将我包裹。偶尔有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送来丝丝凉意，带走攀爬的燥热与疲惫。抬头望去，透过枝叶的间隙，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，和天上的繁星遥相呼应，宛如一片光的海洋。我不禁想到，在城市的忙碌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困扰，却忘了抬头看看这浩瀚星空，忘了去感受大自然的广阔与宁静。

越往上走，路愈发陡峭，体力也在逐渐消耗，脚步变得沉重起来。这时，身旁路过几个年轻人，他们有说有笑，互相鼓励着，脚步轻快，青春的活力感染着我，让我也重新打起精神。途中，还遇到一位独自夜爬的老人，他步

伐稳健，背着简单的行囊，脸上带着平和的微笑。和他攀谈几句得知，他经常来夜爬，他说：“夜晚的崛岡山，有别样的韵味，能让人抛开烦恼，找回内心的宁静。”

终于，历经1个多小时的攀爬，我到达了山顶。七级舍利塔在夜色中静静矗立，塔身被月光勾勒出古朴的轮廓，它建于宋代，见证了无数的日出日落，岁月变迁。此时，山顶已有不少人在等待日出，大家小声交谈着，分享着自己夜爬的经历和感受。

我找了个地方坐下，等待黎明的到来。山间的风很大，吹在身上，寒意阵阵。周围的人们都裹紧了衣服，眼睛却紧紧盯着东方的天际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天边泛起一丝微光，像一层薄薄的纱，轻轻揭开了夜的帷幕。渐渐地，微光变成了一抹橙红，将周围的云朵染成了绚丽的色彩。太阳慢慢探出头来，先是一个小小的半圆，然后缓缓上升，散发出温暖而耀眼的光芒。刹那间，整个世界被点亮，城市、山峦、汾河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，美得让人窒息。

那一刻，我心中的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烟消云散，只留下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与感动。这一场夜爬，不仅是身体的挑战，更是心灵的洗礼，让我在这喧嚣的世界中，寻得了片刻的宁静与美好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迎泽公园的荷花

映日荷花别样红

文丽云

孩子今年中考，被分到了太原五中青年路校区的考点。骄阳似火，送孩子进了考场后，我慢慢向北踱着步，忽地瞧见迎泽公园的东门，看看表，离考试结束还早，不如去透口气。

一进园子，暑气便消了大半。我慢慢走到了湖边，湖水泛着粼粼的光，像洒了一把碎银子。转过假山，忽见一片碧绿扑面而来——是荷塘。大片的荷叶挨挨挤挤，像无数碧玉盘浮在水面。6月底的荷花已开得热烈，粉白相间的花瓣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花蕊旁还缀着几瓣青涩的苞片，羞答答地半掩着脸。

走近了看，荷花千姿百态。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，像个刚睡醒的娃娃；有的全开了，露出嫩黄的小莲蓬；有的还是花骨朵，饱胀得似乎下一刻就要破裂。微风拂过，层层叠叠的荷叶轻轻摇曳，在这绿色的海洋里，一朵朵荷花若隐若现，翩翩起舞。阳光透过花瓣，将那些纤细的脉络照得透明，像是能看见生命在里头流动。

我站在荷塘前，观赏着周敦颐笔下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仙子。水珠在荷叶上滚动，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，怎么也沾不湿叶面。

荷塘中央，几枝早开的已经结出莲蓬，青

里泛黄，像倒扣的蜂窝。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用莲子熬的粥，清甜里带着微微的苦。那时不懂，现在才明白，荷花的可贵不只在盛开时的美，更在于它把苦涩都化作了滋养。莲藕埋在泥里，默默攒着养分；莲子含着苦芯，却孕育着新的生命。

阳光穿过荷叶的缝隙，在水面投下斑驳的金片。鱼儿使劲晃动尾巴，搅碎了一池金光。我忽然发现，最动人的不是那些盛放的花朵，而是一枝半开的荷苞，它斜斜地探出水面，花瓣上挂着的水珠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。

忽然刮起了几阵凉风，荷塘泛起绿浪，一片花瓣被吹至荷叶上。这景象让我心头一颤。花开有时，花落亦有期，可无论开落，荷花总是从容的。不因骄阳而狂躁，不因风雨而沮丧。我们的孩子，是否也能在人生的考场上保持这份从容？

看看表，离考试结束还有30分钟。我起身往回走，经过一片睡莲，圆圆的叶子贴在水面，紫红的花朵开得正艳。与荷花相比，睡莲少了几分挺拔，却多了几分慵懒。生命本就有千百种姿态，何必都长成同一个模样？

回到考场外，我忽然不那么焦虑了。荷

花在烈日下尚能开得自在，孩子们在考场里，也自有他们的天地。

考试结束的铃声终于响了，过了10分钟左右，孩子们走出考场。我看到了儿子，迎上去，只问了一句：“饿了吧？”他点点头，脸上没有预想中的沮丧或狂喜，只有平静。这平淡的回应，却寄予了我最深的安慰。

回去时，我们特意绕道迎泽公园的荷塘。夕阳西下，荷叶镀上一层金边，荷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。孩子忽然说：“妈，你看，荷花在送给我们呢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果然，几朵荷花微微颤首，像是在告别，又像是在祝福。

这一日的荷花，映着夕阳，别样红。不是张扬的艳红，而是含着金光的绯红，温暖而厚重。正如这特殊的一天，既承载着焦虑，也孕育着希望。荷花开在淤泥里，却把芬芳留给世界；孩子们穿过考试的窄门，终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回家的路上，孩子忽然握住我的手。少年的手掌已经比我的大，却还留着些许稚嫩的触感。我握紧他的手，像握着一枝新发的荷——不必急于盛开，因为来日方长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我在军营上『大学』

李国成

1971年春季，得知母校由初中变成高中，不少同学通过推荐选拔上了大学，刚入伍两三个月、仅有初中学历的我，内心被强烈的渴望填满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，要在当兵的同时学完高中和大学课程，绝不能在知识上落后于他们。就这样，我开启了在军营里的“大学”生涯。

上“大学”得从高中课程开始。我按照高中文科设置，到驻地书店购置教材。当时全国教材尚未统一，我买到的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等课本都是山东省的。学完高中课程后，我决定攻读大学历史专业。书店里没有大学教材，我便大胆地给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山东大学历史系写信求购。最终，我收到了山东大学寄来的一本《简明中国历史》和一些打印资料，还附信告知当时没有统一规范教材，让我按教学大纲自行找书学习。这份意外的回应，极大地鼓舞了我学习的信心。

依照山东大学历史专业的教学大纲，我购置了大量历史书籍：范文澜教授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周一良、吴于廑主编的《世界通史》，以及《美洲史》《亚洲史》等各大洲历史、专题史著作，还有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等，前前后后买了20几套。那时，我的津贴从每月6元逐年涨到20元，大部分都花在了购书和订报刊上。考虑到自学数学难度太大，加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对英语学习的影响，我暂时放弃了这两门学科的学习。

在军营上“大学”，我也有自己的老师。分队长徐笑容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，特设师胡作申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，他们都是高材生。徐分队长戴着眼镜，圆脸胖胖的，一身军装也难掩文质彬彬的气质；胡特设师高高瘦瘦，总爱捧着书本，衣服鞋子脏了都顾不上打理，除了钻研飞机维修业务，也痴迷历史与文学。他们既有军人的刚毅，又有文人的儒雅，带着我在学海畅游。

我还有一起学习的“同学”。三分队的何礼坚，广西人，长相清秀，字写得漂亮，爱写诗也爱读书，常和我结伴去书店；二分队的李向东，浙江金华人，个头高，皮肤白净，文质彬彬，我们不仅是好友，更是求学路上的伙伴。

我们的“大学”与正规大学不同。部队纪律严格，作息紧张，我的本职是维修飞机、保障飞行安全，学习时间只能靠“挤”。每晚熄灯号响后，我和李向东就拿着课本，到飞机库的工作间学习。好在当时部队鼓励战士学习，只要不过于晚睡，并不算违反纪律。我们把不懂的问题记在笔记本上，利用饭后的零碎时间，向徐分队长和胡特设师请教。

星期天和节假日，更是宝贵的学习时光。除了必要的洗衣、写信，我们几乎都泡在飞机库的“教室”里。1974年的除夕之夜，我们俩也是在“教室”中度过。跨年钟声响起时，我们一人咬了一口香蕉，互祝新的一年学业进步。

当兵的7个年头里，我用5年半的时间，坚持读完了高中文科和大学历史专业的全部教材，还涉猎了军事、文学、哲学等领域的书籍，一篇论文还被驻地市级报纸发表，并在电台播出，权当是我的“大学毕业论文”。1976年春天退伍时，我带回了满满两麻袋书籍。

1977年，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我满心期待，却又被现实泼了冷水。文科高考要考数学，而我的数学基础薄弱，高中数学更是未曾系统学习；同时，我自己身为县委书记秘书，忙于工作，根本抽不出时间备考。权衡再三，我无奈放弃了这次高考。

后来，我又自学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。1982年，《山西青年》杂志社创办刊授大学，我报名入学，再次系统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。虽然最终未能获得毕业证，但这段求学经历，依然是我人生中难忘的美好时光。

回顾这段历程，我始终坚信，在学校大门外学到的知识同样珍贵。这些年，我还参加过成人自学考试、干部函授学习、干部脱产培训，持续不断地充实自己，也在无意间赶上了终身学习的时代潮流。